

<<猜凶 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猜凶 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337638

10位ISBN编号：780733763X

出版时间：2012-3

出版时间：古吴轩出版社

作者：画龙

页数：27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内容概要

摄像机拍下鬼影幢幢，惊魂不定的人们进入最恐怖的梦魇。

谁，是下一个刀下鬼？

西门通是一个公认的自信心过度膨胀的人，这次依赖自己的智慧有时候也会陷入绝境，西门通屡受挫。

看来一个强劲的对手出现了。

西门通陷入困境，这里是他的末日么？

作者简介

画龙，现居洛阳。
专业资深画师。
榕树下年度推理鬼才。
出道作品《猜凶》，轰动性打入犯罪小说阵营，为本土悬疑带来新的可能。

书籍目录

短信谋杀案
不在杀人名单上的人
左眼跳、右眼跳
人性本能
阴谋与爱情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左眼跳、右眼跳那些缠扭着家庭的人，命定要永远闭卧在无灵魂世界的僵硬生活中。——泰戈尔右眼跳吓高天成心神不宁地走入顶楼高真的办公室，他知道这会儿高真不在，办公室里只有高真的秘书刘梅。

刘梅抬头看了一眼高天成，抿着嘴笑了笑，继续整理手中的文件。

“心里乱，早上一起来，我这个右眼就不停地跳，跳得我心慌，我给我的医生打电话询问了一下，他说是我没休息好。

我记得眼睛跳不是什么好兆头，这右眼是跳财，还是跳灾，你先别管那些文件了，帮我上网查查看，要不然这心里总是觉得毛毛的。

”“你办公室里不是有电脑吗？

自己查啊。

”刘梅挑了一下眉毛，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我发现你怎么不懂情调，难为我偷偷给你送了那么多的花儿，估计都浪费了。

”高天成用手小心翼翼地捉刘梅的刘海，被刘梅一个眼神制止了。

“可能医生说得也对。

”高天成点上一支烟，来到高真的办公桌后面的落地窗前，望着远处浓密的云彩，不再说话了。

高天成凝望这个城市，此刻有多少人像他的心情一样呢？

他很烦。

他好几个月都没睡好了。

泰鑫公司的老板进去了，连老板的老婆和小姨子都一起栽进去了。

能抓住老阎的老婆是件好事，那女人和妹妹携巨款企图逃走，被公安在机场抓获了。

市委书记倒台以后，牵连出多少像老阎这样的商业大头，又有多少人在狗急跳墙，四处烧香？

老阎比较狡猾，他在进去前就得到风声，于是把公司切割，保留了大量的资金，注入真天公司，使这个原来不怎么景气的企业一下有了底气。

这个公司是高天成和高真一手创立的，后来高真投靠了老阎，高天成开始是反对这个举动的。

他是个有点儿清高的人，不太喜欢在别的大树下面乘凉。

天知道高真和老阎私下走到了哪一步，反正老阎在进去前把不少资金转移在他们的名下，而且做得天衣无缝。

看来老阎是相信高真的，比对自己的老婆还要信任。

高真真的值得信任吗？

高天成知道，高真也在做小动作，把一些资金转入其他公司，把老阎的钱变成自己的，特别是听说老阎在狱中疯掉的消息以后。

高天成也不是傻子，他对真天也没有什么兴趣了，几年的惨淡经营让他早就想抽身事外。

买几栋房子，几辆好车，再和老婆离了，然后和这个美人一起逍遥自在，是他新的计划。

刘梅虽然也三十多了，但是仍有勾人魂魄的风韵。

婚已经离了，还算顺利，老婆分走的那些家产不算什么。

现在高真有把柄在自己手中，只要她肯松口，高天成能分到不少的好处，只是高真说的对，假如高天成把事情公开，真天牵涉到泰鑫的案子里面，对谁也没好处。

到时候大家一拍两散，公司倒闭，各奔前程。

这样当然不行，最起码对高天成来说，不行。

事情不能做得太绝，不管怎么说他是高真的堂弟，可是，又不能在这里坐着等，等老阎的人民币都成了高真的，那时候高天成就更被动了。

“你还不回去？

”刘梅打断了高天成的心绪，连连问道，“你不是要去别墅见高总吗？

你不是说计划已经基本上成功了吗？

”高天成高深莫测地笑了，“快了，应该快了，我的猎狗已经奔着猎物去了，我好像都听到猎狗那得

<<猜凶 >>

意的叫声了。

好吧，我再去看看高总，看看这出戏。

”从办公大厦出来，一阵湿热的空气立即压迫着高天成，迫使他快步钻入自己的轿车，打开空调。

又点上一支烟，刚吸了两口，他的右眼又强烈地跳动起来。

他对着镜子自己察看自己的眼皮，从那里根本看不出它的跳动。

“跳得真讨厌啊。

”高天成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然后发动了汽车。

汽车往郊区开去，一路上高天成尽量地闭上右眼，让它抽空休息一下。

这条通往郊区的道路很宽敞，在近几年政府花大力气修整得很漂亮。

道路通向一个水库，几年前还只是郊游胜地的城市后花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富人区，大批的有钱人沿着水库周围修起了层次林立的豪华别墅。

高真的别墅就在水库最扎眼的地方，甚至它后面临水的岸上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码头。

高天成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终于把车停在高真家门外的停车场。

他把车锁好，然后从后备厢拿出一大块生牛肉，用塑料袋垫着，防止把手弄脏。

走进高真家篱笆墙外，他看到那只叫“卓玛”的藏獒正愣愣地瞪着别墅左边的灌木林，还不时地发出低声的喘息。

“卓玛！

”高天成大声地喊，“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！”

”卓玛认识高天成，当初高真买这个别墅的时候，四处打听哪里有像样的看门狗，还是高天成帮她找到这条纯种的藏獒仔，花大价钱拿下的。

这个堂姐，不管懂不懂，都要最好的。

高真今年整整四十岁，结婚整整二十年。

她年轻的时候是出了名的美人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依然是神韵动人。

这几天她有些烦躁，因为一大堆事情都像是过年赶火车一样扎堆地涌来。

老阎的消息完全被封锁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疯了？

不过，听说案子有了转机，老阎的老婆已经放出来了。

高真一直和老阎的老婆不对劲，原因不言而喻，所以，高真迫切地想从老阎老婆那里得到些老阎的情况。

可是，老阎的老婆出来以后就隐身了，好像经过大难以后，通达了一样，据说到国外清修了。

自己的堂弟就更不消说了，这个小子本来就是靠着自己的关系一步步发家的，要不然，他至多是个二流的设计师，在作坊式的装修公司混碗饭吃。

可是，现在不同了，这小子也成精了，打算要分一块肉出去。

他曾经威胁说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抖出去。

哼，他能吗？

那样大家都完，谁也别想落得好处。

这些肉得来的容易吗？

那都是用自己的手腕，一点点获得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

要是老阎出来了，他要拿走呢？

——不，他疯了，这个消息还是很可靠的。

只要再有一个月，高真就不怕了，到那时候，一切都走向亮堂堂的生意。

当前最重要的是儿子军军，这孩子再有一周就要高考了，高真索性暂时抛开所有的烦心事儿，全家老小一起到这郊外的别墅放松一周，一切问题等军军考完，再一步步地实施。

“姐，我来了。

”高天成笑眯眯地坐在高真对面。

“听到了，你还没进来就听到你叫卓玛，你给它带牛肉了吧？”

”“带了，新鲜的，我上午去农贸市场拿的，其他的给娟姐了，她拿去冷藏了。

”“我这几天不在公司，有什么新情况？”

<<猜凶 >>

”高真给堂弟一根玉溪。

“没什么，我也没怎么去，你不是说公司要解体嘛，我把我那些东西都搬回去了，在家搞点儿设计，以前答应别人的私活，都是交情，不做也不行。

”“那也好，公司卖了以后，得到的资金都给你了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另起炉灶，好好干吧。我是不想再做这一行了，竞争太激烈，太累了。

”“不！

不！

我还是跟着姐，你干什么，我干什么。

我那点儿本事你还不知道，离开姐，什么也干不好。

”“看来你是不打算好合好散了。

”高真把话题明朗化。

“我听姐的，姐让我走，我就走。

我知道，姐不会亏待我，不过，目前的真天，也就是空壳了，卖了也不值几个钱，还要给那些员工发遣散费。

我想跟着姐做大生意，赚大钱，姐夫呢？

军军呢？

”“在外面。

”高真看到自己的话没起作用，也不再说什么，她指着落地窗外的水面说道，“一早上他们爷俩就去钓鱼了，军军复习了好几天了，让他休息休息，没必要把弓拉得太满。

”“嗯，真不错，军军这孩子聪明，准能考好。

”高天成站起身，看着远处水面上的小船，心不在焉地说着。

“聪明什么，有些事儿能把你气死！

前几天他刷卡买了一辆汽车，什么QQ。

”“那车虽没档次，不过也没多少钱，小孩子图新鲜。

”“要是他自己要，什么车我买不了？

他是给他一个同学买的。

”高真愤愤地说。

“怎么，军军都会谈恋爱了，出手蛮大方的嘛！

”“什么谈恋爱，我看是叫小太妹给骗了，这事儿我还不能提，一提就吵起来。

我私下去见了那个丫头，警告她离开军军，没想到现在的女孩子真不得了，几句话倒把我给气住了。

说我是什么道明枫，阻止道明寺和杉菜的独裁老妈。

不是一代人，真难沟通，我后来打电话问了刘梅才知道这是一个电视剧。

”“要说军军也不小了，和女孩子交往一下，也不会吃亏。

”“关键看对方是什么人，那个丫头据说是跳街舞的，在街上跳舞能是个什么好东西。

”“哪儿跟哪儿啊！

对了，这有一封信，是给你的。

”高天成说完，从衬衣口袋拿出一封信。

“你的辞职信？

”高真略带讽刺地说着。

“怎么可能呢，我还要跟着姐做大生意呢。

”高真看看信封上没有落款，只是写了“高真收”三个字，于是就抽出信纸，扫了几眼。

“没事吧。

”高天成看到高真脸色有些沸腾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

”高真突然变了一张面孔，气急败坏地瞪着高天成骂道，“你真是丧心病狂！

你要是敢在我孩子身上打主意，我弄死你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

你不就是看着我吞老阎的钱眼红吗？

<<猜凶 >>

那是我的本事！

你想也来一笔！

门都没有！

有本事你去检举，恐怕到那时候咱们谁也别想跑掉。

” “你说什么呢。

”高天成看到高真突然撕破脸皮，觉得诧异，同时，他的右眼跳动得更加厉害，于是他拿过高真手中的信，草草地看了两眼，也是一惊。

狗叫那是一张A4的复印纸，上面用醒目的红色打印字体写了几句话：“一周内准备一百万，不然我们要了你孩子的命！

再联系。

” “这不是我写的，我刚才进门的时候看到在栅栏门里面放着，就顺便拿进来了给你了。

” “你胡说！

你进门前三分钟，我还出去过，那时候卓玛在叫，我去看看有什么事儿，那时候还没有这封信，怎么你一来就有了！

” “姐，你平心静气地想想，光是真天卖了，也不值一百万，我能为了这点儿小钱走邪门歪道吗？

军军怎么说也是我外甥。

对了，你说听到狗叫，那说不定就是来了什么生人，要不然卓玛怎么会突然叫呢？

”高真听到这里，才略微平静了一些，她冷冷地看着高天成，觉得这件事情也不像是这位堂弟所为。

“可能是恶作剧吧。

”高天成拿着那封恐吓信看了又说说道，“这上面也没说交钱的地点什么的，再说，一般罪犯也是先绑票，再勒索，哪有这样先警告的。

除非这些人太有把握了，觉得咱们知道了也没关系，他们有手段。

” “你在故意吓我吗？

”高真冷冷地说。

“我看还是我给姐夫打个电话，叫他回来商量商量。

”高天成说完，打开了手机。

二十分钟后，高真的丈夫任飞和儿子任军从外面走进来。

“舅舅来了，我让你给我买的WII，你问了吗？

”任军看到高天成在客厅，跑过来询问。

“军军，你先上楼复习，我们大人有正经事说。

”高真制止住儿子，示意他上楼。

“复习功课也是正经事，”高天成说道，“军军，你先去复习，等你考完试，我保证给你弄到。这个游戏机最近太火，国内缺货，我正托人从日本给你带，你放心吧。

”孩子走了，任飞对高氏姐弟的生意没兴趣，说要去冲凉。

“给你说正事儿呢，你别这么不当回事儿。

”高真说完，把那封信递给丈夫。

“谁写的？

恶作剧吧？

”任飞看完后，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我说也是恶作剧，哪有这样勒索的。

”高天成笑了笑。

“我觉得不是，我的直觉一直都很好，起码比你们这些男人强。

”高真说道。

“那就报警。

”任飞拿出电话。

“你先别急！

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一阵阵的，咱们先想想再说，再说了，就这一点儿线索，报案有什么屁用。

<<猜凶 >>

”高真说道。

“姐说的对，前一段我们公司被盗，一地的狼藉，最后查来查去，石沉大海。

”“那好吧。

”任飞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高天成说，“你什么时候拿到的信？

”“我来的时候，半个小时前，我当时逗了一会儿卓玛，然后就来到篱笆门的正门，看见地上面有这个东 西，就顺手拿进来了。

”“天成如果说的是真话，那就是说九点半到九点三十三分之间，我当时在网上看电视剧。

”高真说道，“早上八点你和儿子上船走后，我就在客厅上网，突然听到卓玛一直在叫，我叫娟姐去看看，娟姐说她正在包包子，一手的面。

我只好暂停电视剧，看了一下时间正好九点半，我出去的时候，卓玛不叫了，只是盯着旁边的树丛看。

我走出篱笆门，到树丛里看了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就回来了，这时候还没有那封信。

三分钟后，天成来，他拿着那封信。

”“真不是你写的？

”任飞看着高天成。

“怎么会呢，要不然，听你的，报警算了。

”高天成一脸无辜地说。

“报警倒没有必要，我看我们小心点儿吧，把卓玛的绳子解开，让它在院子里转转。

”高真说，“关键是谁也别给军军说，别吓坏了孩子，他马上就要考试了。

”“要不然我也住下，不走了。

”高天成诚恳地说。

“也行，你反正也没事儿，和我保卫家园吧。

”任飞笑了笑说，“我钓了几条小鱼，这就去料理出来，中午你陪我喝一杯，你姐不喝酒，我一个人怪没意思的。

”转眼夜色降临了，这一天，卓玛没有再发出莫名的叫声。

次日清晨，佣人娟姐慌张地敲开高真的睡房，惊恐地说道：“高总，外面篱笆墙上有一封信，是给你的。

”高真立即从床上坐起来，急忙打开那封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你们好像没当回事儿，没关系，让你们看看我的手段，我打算先杀几个人让你们看看，都是你儿子身边的亲人，不过杀一个加五十万！

另外，我不反对你们报警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早晚会杀到你儿子。

当然，钱越多越好。

你们要是不想有人死掉，就给钱吧！

把你们码头上放一把椅子，就代表你们同意付款，我会再联系你。

”“奇怪的恐吓信。

”客厅里，任飞和高天成传阅着那封信，任飞说，“但凡这样的罪犯都警告我们不许报警，这个却不一样。

”“而且他的口气自信得很，好像觉得就算报警了也没关系，他不怕。

也是，他也没有绑架什么人，他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他此刻还是很安全的。

”高天成说。

“从信上看，他可能不止要杀一个人。

”高真看着高天成。

“起码他不会杀你，你是最后付钱的人。

”高天成坦然地说。

“要不然我摆个椅子到码头，看看有什么人和我们联系？

我带着卓玛，应该没问题。

”任飞说。

“怎么，你打算付钱？

<<猜凶 >>

这也太便宜了，要是这样就能赚一百万，那人人都发财了。

”高真漠然地说，“反正我不打算给钱，我也不想报警，影响军军考试可不行。

对了，娟姐！

娟姐！

”娟姐从楼上忐忑地走了下来，看着这一屋子人。

“说说你怎么发现这封信的。

”“嗯，就和平时一样，我早上去喂卓玛，看见它有点儿怪，于是我到处察看，看到草地上有这么一封信，就拿来了。

”“对了，你给你弟打个电话，叫他到别墅来，我有安排，你去吧。

”娟姐走了。

“你想叫五子过来？

”高天成问。

“嗯，五子这孩子挺老实，又有功夫，在公司这几年挺卖力的。

现在公司快解体了，他还想跟着我干，说给我当保镖，那时候我还没想这么多，就让他先回家了。

”“五子这人是不错，有两下子，好像还是什么散打冠军，原来在部队就是做保卫工作的吧？我看行，他要是来了，有几个坏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

”“他这人可靠吗？

”任飞说，“别是引狼入室，我说干脆报警算了。

”“先看看吧，我觉得没必要报警，回头再吓到孩子。

”高真厌倦地打了一个哈欠，回自己卧室睡觉了。

“她是不担心。

”高天成看到高真走远了，小声地说：“罪犯要杀也不会杀她，我们倒是有危险了。

”“你看动作片看得太多了，”任飞笑着说，“咱们国家，除了部队和警察，谁能有枪，还是那种带望远镜的……”“狙击步枪。

”高天成说。

“就是那种，谁有啊，想杀人那么容易？

我钓鱼的时候，从鱼嘴里拔鱼钩都觉得惊心动魄，可想杀人是什么概念。

放心吧，我觉得有卓玛在，什么都不怕。

这藏獒对主人很忠心耿耿，在野外，狼都不是它的对手，何况人？

咱们把卓玛放开在院子，外面再写上院内有恶狗，谁敢进来，不进来怎么杀人，又没有那种……”“狙击步枪。

”“对，狙击步枪，有一点，我问你，你和你姐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生意？

要不然怎么都对报警这么抵触？

”“没事儿谁喜欢把警察招到家里来呀！

”高天成笑道。

终于下雨了，这雨已经在天上憋屈了很久，终于发泄出来了。

雨很大，雨滴把水面拍动得兴奋起来，喘息着浓密的烟雾，像女人被激情挑动，顿时让四周充满着神秘而又刺激的气息。

雨越来越大，雾越来越浓，转眼间，窗户就像被纱布遮了起来一样，让人不能远眺。

码头在雾气中消失了。

别墅里所有的灯都被打开，任飞为了保险，在军军房间里陪着他看书。

在客厅，高真和高天成维系着虚伪的和气谈论着市委书记倒台后带来的风波。

佣人娟姐出去察看了卓玛，回来说，狗钻进自己的小屋了。

雨停了，雾气依然没有散去。

突然，卓玛疯狂地叫了起来！

命案任飞从楼上走下来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看到在客厅里，多了一位大个子男人。

“老公，你来得正好，这就是五子，娟姐的弟弟，在我们公司做保安。

<<猜凶 >>

以后他就在咱家做个司机吧。

”任飞“嗯”了一声，走进客厅打量着这个粗壮的男子。

这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，个子很高，身体健硕，短头发上有几处伤疤，让人看了有点儿刺眼。人看上去很朴实，是那种农民特有的气质。

“任哥。

”五子冲着任飞鞠躬。

“别叫我任哥，听上去别扭，叫我老任就行了。

听说你以前在部队就是做保卫工作的？

”“也不全是，”五子咧嘴笑了笑说，“当兵的总要站岗的，也算保卫。

我主要是开车的，在部队开卡车。

”“五子可了不起，平时没事儿就去健身房，散打方面也不是盖的。

我见过有一次有几个民工闹事，都叫他一个人摆平了。

”高天成说道。

“好了，先把衣服换换，让你姐给你安排一下，娟姐，就要五子住在你隔壁。

”高真说，“老公，你明天进城一次，买个手机给他配上，你和他一起去，让他熟悉一下你的汽车。等会儿让他见见军军。

”“那我明天也走了，你的保镖来了，我在这里也多余了，我回去给你看着点儿公司。

”高天成说。

“你走吧，有什么事儿给我电话联系，反正这周我什么也不想做，等军军考完，我们好好谈谈，看怎么处理以后的事情。

”高真勉强地笑了笑。

又是新的一天，这天早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那神秘的信件没有再次出现。

五子开着任飞的车走在前面，任飞不太喜欢和陌生人相处，于是坐高天成的车跟在后面。

“这人不错。

”高天成说。

“我看也挺老实，也不爱说话，你姐说要是没有人继续写信过来威胁，这件事也别给他说，就当过去

。

”“我不觉得过去了，我这几天右眼总是跳，弄得我心里乱乱的，总觉得有事儿要发生似的。

”“你想得太多了。

”任飞笑了笑。

来到市区，任飞去买手机，五子到公司整理一些行李，高天成则一个人来到肯德基，要了一打蛋挞，打了一通电话。

十五分钟后，刘梅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，你的眼睛还跳不跳了？

”刘梅笑着说。

“是眼皮，不是眼睛，给你要了一杯可乐，你吃什么？

”“就这吧。

”刘梅从纸盒里面拿出一个蛋挞，咬了一口。

“我给他打电话了，可是打不通。

”高天成说，“明明三天前他给我打电话说要给我好消息，我才到别墅想探探高真的口气，没想到，节外生枝。

”“你叫我出来就是说这些？

我对你这个计划没一点儿兴趣，我可不想犯法。

”“嗯，这也不算犯法。

”高天成心不在焉地吃着东西，然后抬头说，“既然找不到我哥们，那我还要回去，到别墅去，你给我找点儿理由。

”“你可以拿些文件给她，有几个文件拖得太久了。

<<猜凶 >>

” “行，你整理，我明天拿去。

” 军军在水库边给卓玛洗澡。

高真在屋子里面静静地看着儿子。

“我看没事了。

” 任飞也走到窗前看着儿子的身影说道，“我怀疑就是高天成搞的恶作剧。

要不然怎么他一来，那恐吓信就来了。

他一走，什么都没了。

我看请个保镖是多余，家里多一个人总觉得别扭。

” “我可觉得什么都过去了，就算是高天成搞的恶作剧，那他也有他的目的，何况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他。

不知道怎么的，我今天早上起来右眼就一直跳，跳得我心慌。

” 任飞笑了：“我记得过去你右眼一跳我们准吵架，现在都老了。

” 高真拿了一小块白纸贴在眼皮上，“我让它白跳。

” 门铃响了，娟姐去应门，回来说有两个警察在门外要见军军。

“见儿子？”

” 高真又抬头看了看儿子那愉快的身影，对丈夫说，“你去看着孩子，我看看警察有什么事儿。

” “会不会是高天成报警了？”

” “不知道。

” 高真忧心忡忡地说。

任飞打开窗户，走出别墅，到岸边去找儿子。

高真来到客厅请警察进来。

来了两名警察，一男一女，都是便衣。

“这是我们的证件，我是李建阳警官，她是宋警官。

” 李建阳自我介绍说。

“你们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” “我们想见一下你的儿子，任军。

” 宋晓宇说道。

“我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先和我谈谈？”

” 李建阳和宋晓宇对望了一眼，点点头，李建阳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问：“你认识这个女孩子吗？”

” 高真接过来看了看说道：“我见过，她是我儿子的同学，叫曹亚佩。

” “她和你儿子什么关系？”

” 李建阳问。

“没什么关系，同学而已。

” “没那么简单吧？”

你儿子前几天刚刚给她买了一辆车，而且，我们知道不久前你见过这个女孩，还和她发生了争执。

” “我和她发生争执！”

哈！

算是吧，这个女的不是好东西，她缠着我儿子，教唆他给她买这买那的，我当然反对了。

再说孩子也小，马上就要考大学。

我去找过这女孩，说给她一些钱，叫她别和我儿子交往，她不愿意，可能有些激动。

这不犯法吧？”

” “不犯法。

” 宋晓宇无奈地说。

“那么请问，你儿子昨天在哪里？”

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之间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也想知道您在哪里。

” “四天前我们就来这里了，我和我儿子一天也没离开，不信你可以问我丈夫，还有我家佣人和司机，我堂弟也能作证。

<<猜凶 >>

“我们会核实的，那么这个人你认识吗？”

“李建阳又拿出一张照片。

“没见过。

“高真看了看问，“长得不像好人，是那女孩的父亲？”

“不是，这个人叫乔雷，”李建阳说到这里，紧盯着高真的眼睛继续说，“他是一个假释犯，上个月刚刚假释。

“没听过这个名字，到底这些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高真有点儿急切地问。

“这几天曹亚佩有没有和你儿子联系？”

“没有，也不可能，我把他的手机没收了，这栋别墅只有我这里有座机，我还加了密码。

我这样良苦用心就是想让他好好复习，高考可是人生大事。

现在除了结婚，我看就它重要。

“李建阳点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们还是和你儿子谈谈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高真敏感地看着眼前的警察。

“曹亚佩死了，就在昨天中午。

“宋晓宇盯着高真的眼睛。

“我的天，那更不能让你们和我儿子见面，他要是知道了，哪还有脑子考试。

我请求你们不要打扰我的儿子，我有律师，我可以先咨询一下，看看能不能……”“我们很理解你，我们可以不说出真情，因为我们在案发附近已经发现了凶器，上面有这个乔雷的指纹。

这样看，可能是那个乔雷杀死了这个女孩。

“那就对了，这就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

“是的，看上去的确没什么关系。

可是，这乔雷杀害死者的动机很奇怪，起码不是谋财害命，也不是其他目的，只是杀了她。

“没有性侵害？”

“高真问。

“没有。

“我要是你们，就把精力放在抓获这个什么雷的上面，而不是骚扰我的儿子。

“假如我们证实了你的证词，我们可以暂时不询问你的儿子。

“李建阳说。

“好的，我会积极配合，不过，这件事明显和我儿子无关，我们全家都在别墅住了四天了，特别是我和我儿子，几乎都没出门。

当然，我不让他和女友交往，他有点儿情绪。

我本来答应他，假如这次考得好，我愿意让他把女孩带来吃饭，这才降伏了我儿子。

你们看，我在这方面几乎妥协了，孩子总是得罪不起。

“灰金“妈，我听说今天来的两个人是警察？”

“任军放下手中的饭碗，一边用纸巾擦嘴，一边问。

“来的什么人都和你没关系，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复习功课，尽量放松心情。

“高真不自然地笑了笑，夹了一块排骨给儿子，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娟姨说的，她说警察问了她一些问题。

“老公，吃完饭你去和娟姐谈谈。

“高真冲任飞使了个眼色。

“行。

“任飞埋头吃饭。

“妈，我吃完饭想去游泳，可以吗？”

“任军问。

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这几天你没事儿别出门，听到了吗？”

我们都在家里陪着你。

<<猜凶 >>

”高真郑重地对儿子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和今天来的警察有关系吗？

”任军眨着眼睛看着父亲。

“和安心考试有关系，别的事情你别瞎操心。”

”任飞放下筷子说，“今天来的警察是问你妈一些公司的事情，你知道你妈的公司要拍卖了，有些员工有点儿情绪。”

”“可是我就是想去游泳，要不，爸，你和我一起去，你说过陪我一起游泳的。”

可是来了以后，你一次也没带我下水。

”“这水库下面比较复杂，万一有水草什么的就危险了。”

你要想游泳，考完试，我带你去海边，那才叫游泳，你敢吗？

”任飞笑着说。

“当然敢！”

说话算话啊。

”“一言为定，去吧，你去书房听会儿音乐，休息一下，晚上再看看历史。”

”任军上楼了。

高真看着孩子的身影没入楼梯，这次叹了一口气。

“军军的女朋友真的死了？”

”任飞小声地问。

“死了，你可别说露了。”

”高真点上一支烟，抽了一口继续说，“这和我们没关系，是个惯犯干的，警察给了我照片，你不是也看了。”

”“我就想说那张照片呢，那上面的人我怎么觉得好像见过，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”

”“你怎么可能见过？”

”“说不来，就是觉得眼熟，好像这几天在哪里瞟过一眼。”

这人的长相这么猥琐，比较有特点吧。

”“你还是去写你的小说吧。”

”“哪有心思啊，我一直在想，你说那个女孩子的死会不会和我们收到的信有关？”

有点儿警告的意思？

”任飞也拿过一支烟点上。

“你没对警察讲那恐吓信的事情吧？”

”“我没有，你不说先不报警吗？”

省得影响到孩子。

”“那娟姐呢？”

她说没有。

”“我问过了，她也没说，连她弟弟她都没说。”

你不是对娟姐说了，说出去，她和她弟弟都要走人，她敢说吗？

”“还有五天就高考了，下周一看考场，周二我们一起送孩子考试，考完以后你带着孩子去玩玩，我把公司的事情彻底处理完，过去就好了。”

”“你堂弟对我说，你帮助老阎洗钱，得了不少好处，不会有问题吧？”

”“我的事儿你少管，咱们不是一直都各干各的。”

”“我是担心你，我听你堂弟说，有些事情要是曝光了，你可能会破产。”

”“他这是故意吓你，无非是想从我这里弄点儿封口费。”

不过他不知道，我自然有后路，就算这事儿搞砸了，大不了我宣布破产，但是有一笔钱我已经存到另外的渠道，没人能知道。

到时候我们大不了移民，那笔钱一样是我的。

”“何必这么绝呢？”

<<猜凶 >>

给你堂弟一点儿不就得了，钱再多，也不过是数字。

你说我们家现在还缺什么。

” “ 你知道什么呀！

” 高真声音有点儿提高，“ 我最了解我堂弟这个人，贪得无厌。

我是不会向讹诈低头的，我吃过这样的亏。

你一旦松口了，他们就会变本加厉。

” “ 你吃过亏？

我怎么不知道？

” “ 你能知道什么，就知道《红楼梦》是不是曹雪芹写的。

你这样的文人，一点儿用处都没有。

要不是我帮着你出版几本书，混了一个作协的职位，你还在群艺馆写黑板报呢。

” “ 唉！

我的世界你也不懂啊！

” “ 高总！

高总！

” 娟姐从外面疯了似的跑进来说道，“ 见鬼了！

” “ 咋呼什么！

小点声，军军在楼上看书呢，什么事？

” “ 又来了一封信，又来了一封，真是邪门了，怎么可能呢？

我刚才出去倒垃圾，在垃圾箱上面又看到一封信，还是给你的，我吓坏了，左右看了看，没人。

” “ 把信给我，对了，这些事情别给军军说，听到了吗？

叫你弟弟机灵点，到处看看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去吧。

” 佣人连连点头，回她自己的房间了。

“ 又来了。

” 任飞叹了一口气。

“ 你拆开看看。

” 任飞拆开信件，还是同样的纸，上面还是同样的红色文字：“ 这是第一个警告！

我已经杀了一个人，账算在你们头上，现在是一百五十万。

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

把椅子放在码头上。

” “ 真的和我们有关！

” 任飞站了起来。

“ 怎么办？

” 高真这次也有点儿慌了。

“ 报警。

” “ 不行！

还有五天，军军就考试了，要是他知道了这些事情怎么安心考试！

” “ 那就先付钱，这点儿钱比起咱们孩子的命算什么？

” “ 我看没那么简单。

” 高真沉思了片刻，恢复了以往的镇静。

“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

” 任飞看着妻子。

“ 没有，” 高真又点上一支烟，凝望着窗外，过了片刻，她说，“ 总之不能报警，明说了吧，我看就是高天成干的。

” “ 不可能，为了区区一百五十万，他能杀人，这不合逻辑。

” “ 我有个主意，我先暂时松口，答应给高天成一些好处，看看事情会怎么发生。

” “ 你这是玩火，我不能看着事情这样蔓延下去。

<<猜凶 >>

” “那你有更好的方法吗？”

” “我觉得还是相信警察比较好。”

” “我不是不相信警察，明说了吧，我现在不能被警察盯上，要不然一定要出大乱子。老阎的钱我分几处在投资，转了好几手，马上就要回来了。

这期间要是有警察进来调查，搞不好会全军覆没！

” “我就知道你不全是在关心孩子的考试，还是为了你的钱！

那些见不得人的灰金。

” “没钱你吃什么？”

你住的、吃的、用的不都是我拼来的！

” 话一出口，屋子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中。

每次矛盾指向这里，双方就是沉默。

“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”

” 任飞打破了沉默。

“现在不是有保镖了？”

怕什么，我就不相信有人敢闯进来杀人。

老公，我刚才说得有点儿过了，不过请你体谅我，目前的状况，我们实在不能把警察招进来，本来老阎的事情就已经让我紧张到极点了。

高天成又在中间搅和，现在又出了和儿子有关的杀人案。

说实话，我几乎要崩溃了，昨天吃了安眠药都睡不着。

” “我觉得对方就是在利用你这个弱点。”

” “你说的没错，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是个阴谋，敲诈或者恐吓都是小事儿，意图在于把我拖下水。”

” “我觉得警察还会找上门的，除非他们抓到那个凶手。”

你说，那个什么乔雷，会不会就是给我们写信的人？

起码警察那边认定他是杀害那小女孩的凶手。

” “就算是他，说不定背后也有人指示。”

” “我们在这里瞎猜也不是办法。”

” “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但是又不知道合适不合适。”

” 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” 任飞问。

“你不是有个朋友，叫做西门通，我听说他是个侦探。”

” “他算是吧，你想请他私下调查？”

” “我不知道，目前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反正现在死的人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。”

” “可是和我们的儿子有关系。”

任飞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，“我看请西门也不行，主要是他这个人非常正统，这些事情让他保密可以，要是牵涉到公安方面，他不会替我们隐瞒的。”

” “所以你们这些文人，唉！”

不说你了，告诉你一个内幕吧，西门通的女朋友我认识，姓张，跟我们公司还算有些牵连。

” “上次你们公司年会，我好像见到西门通和一个女的一起去了，但是他们娱乐圈的人，经常换恋人，都是暂时的关系，未必牢靠。”

” “老阎的资金，有一部分我转给了张小姐，她目前正在筹备一个新的小区，需要资金，我正好利用她的关系，让老阎的钱流动一下。”

” “那么说她也算是你们这个集团的分子了？”

” “她不算，她很精明，有些东西她不知道比知道好。”

哼，有钱大家赚的年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有风险谁也跑不了。

有了这层关系，我想请西门通私下秘密地调查一下应该没问题吧？

我听说他和公安系统的关系非常好，现在局长也给他面子。

我们也可以借西门通摸点儿情况。

<<猜凶 >>

” “你不了解西门通，我可是了解，这件事一旦交给他处理，就和报警没什么两样。

” “那要是这样，我看再缓缓吧。

” 门外有人敲门，任飞先看了一下门镜，然后打开了门。

” 姐夫，姐，刚吃早饭啊，我来给你送点儿文件，拖了好几天了。

” 高天成左手夹着一个文件袋，右手拿着一个肯德基的塑料袋，走进门厅，“五子挺负责的嘛！在门口站着像门岗似的。

” “这么巧啊，”高真冷笑道，“我们刚收到新的恐吓信，你就来了。

” “又有恐吓信了？

看来这家伙不死心嘛！

” 高天成一脸惊讶，“什么时候到的？

和我前后脚？

” “比你早一点儿，你吃了吗？

” 任飞客气地说。

” 我买了两打蛋挞，来，一起再吃点儿。

” 高天成说完，把塑料袋中的食品拿出来，摆在桌子上。

” 你好像对恐吓信的内容不感兴趣。

” 高真把那封信晃了晃。

” 无非又是恶作剧吧？

” 高天成走过去，拿着那封信看，“升级了，要一百五十万了，他还说他杀了一个人，靠！杀谁了？

军军不是好好的吗？

” “警察昨天来了……”任飞说到一半就被妻子将话头抢过去。

” 警察昨天来了，我们报案了。

” 高真死盯着高天成的眼睛。

妥协“报警？

” 高天成愣了一下，看着高真。

” 我们还是觉得报警比较好，要不然，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。

” 高真说话的声音越发平静了。

” 也好，也好。

” 高天成顺势坐在椅子上，默默地吃他的蛋挞。

” 难不成真是你这小子捣鬼？

这些信是你写的？

” 任飞看着神色奇怪的高天成。

” 绝对不是！

我可以发誓，姐夫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

我算是搞艺术的，与人交往都有问题，怎么会写这种东西来吓人？

” “你的表情很奇怪。

” 任飞苦笑了一下。

” 姐，是不是我，恐怕你最清楚。

” 高天成突然有了些底气，他凝视着高真继续说，“恐怕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吧，既然是报警了，那也好。

我也有些情况要向公安局的同志汇报，你放心，不是有关老阎的事情，是你和我之间有点儿问题。

” “你他妈的在威胁我？”高真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。

” 姐，你至于这么激动吗？

我只是想搞明白一些事情。

” 高天成冷笑着说，语气明显占了上风。

” 你们到底有什么秘密？

<<猜凶 >>

现在已经死了一个人，你们别玩火了。

”任飞听他们说着自己并不明白的隐语。

“死人了？”

谁死了？

”高天成惊异地问，“那个家伙真的杀人了？”“哪个家伙？”

你知道什么？

”任飞看着高天成。

“写信的人啊？”

他信上说已经杀了一个人，谁死了？

”高天成连忙解释。

“军军的那个女同学。”

”任飞说。

“就是军军买汽车的那个？”

”“就是她。”

”任飞说。

“我有事情要和你谈。”

”高天成突然看着高真郑重地说。

“好啊，谈吧。”

”高真平静地看着高天成。

高天成看了看任飞，然后对高真说：“咱们出去谈，有些事情我不想让大家难堪。”

”“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”高真问。

“有。”

”高天成说。

“好吧，我们出去，别墅外面有一片小树林，挺安静的，我们就去那里说吧。”

”高真说完，就站了起来。

“让五子给你一起去？”

”任飞小声地问妻子。

“姐夫，你真把我当坏人了？”

你放心，有些事情我和姐说清楚就得了，没事儿的。

”高真点点头说：“没事儿，你去陪孩子吧。”

”“你拿着伞，我看又要下雨了。”

”任飞把一把自动伞递给妻子。

高真和高天成一起走出了别墅。

午饭时间到了，天又下雨了。

高真一个人走了回来，脸色更加难看了。

“高总回来了，我给你盛饭。”

”娟姐连忙给高真拉凳子。

“军军，你爸爸呢？”

”高真问。

“我爸爸有毛病了，他在码头上摆弄一张椅子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搬出去的，我看他浑身都湿了。”

”高真愣了一下，点点头，拉开窗户，正好看见任飞从雨中走过来。

“我先去换衣服。”

”任飞擦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对妻子说。

“我和你一起去，娟姐，我不吃饭了，没胃口。”

”任飞和高真一起来到书房，任飞脱下身上的湿衣服，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，拿起一支烟。

“给我一支。”

<<猜凶 >>

”任飞递给高真一支烟，然后自己也点上。

“你觉得把椅子放在码头上就完事了？

能解决问题？

”高真看着丈夫。

任飞讷讷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是个没用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有没有用。

”“你觉得是高天成搞鬼，所以故意这样做？

”“我倒要看看谁跟我们联系。

”“放心吧，一切都过去了。

”“他跟你说了什么？

他人呢？

”“他走了，回去了。

”“你们谈了什么？

”“没谈什么，我只是妥协了，我答应给他一笔钱。

”“他说什么？

”“我答应给他钱，他还能说什么。

”“你们俩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

”“有些生意上的事情，我向你保证，和勒索信没有任何关系。

”“那么你是说勒索信的事是他做的？

”“我不知道，我们并没有谈这件事，可能是积怨太深，说开了也没什么。

他要跟我谈，我说，假如我肯给你，你想要多少。

他开了价，我答应了。

看来他并不知道我的底牌，所以，他的加注我是可以接受的。

”高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。

“我以为你搞清楚了恐吓信的主使。

”“我想那已经不重要了，要想搞清楚，只是时间问题，这件事不会再发生了。

假如你想搞清楚，我不反对，其实我也想明白。

”“我看我们还是给西门打个电话吧！

”“好吧，我打，正好今天是周末，最好连他的女友也来，这样就好说话些，只是希望他不会牵涉到警察。

”“他又不是神仙，总不会把警察也带来吧？

”任飞笑了笑，问道，“我们找西门来的目的不一样吗？

”“什么意思？

”“我请他来是想让他调查事情的真相，也许他能找到那个写信的人，帮助警察提前破案，这样也许不会再有其他人因为这件事而丧命。

”“我和你目的不一样，但是我想知道这些事情到底和我的生意有什么关系，换句话说，我希望他能解决恐吓信的问题，而不牵涉到老阎的经济案。

”“我看我们的目的有一点点差距，我去睡一会儿，头疼。

”任飞摇摇头。

“你去吧，我觉得很累。

”三封恐吓信，死了一个人，这件事对于高真和任飞来说都有些焦虑和疲惫。

是啊，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不安和疲惫。

下午四点左右，卓玛叫了起来。

门铃也响了，任飞和高真一起来到门口，打开门隆重地迎接西门和他的女友到来。

结果门外只有西门一个人。

这让高真夫妇有点儿意外。

“怎么你一个人？

张小姐呢？

<<猜凶 >>

”高真纳闷地问。

“哪个张小姐？”

”西门有点儿奇怪地问。

任飞意识到气氛的尴尬，忙笑着打圆场：“一个人清静，清静。”

”“我的确不是一个人来啊。”

还带来一个不速之客，”西门笑了笑说，“希望你们不介意。”

”从西门身后闪出一个头发凌乱的高个子男人，很有礼貌地向高真夫妇打招呼。

“这位是？”

”高真掩饰住自己的意外。

“白方，我的朋友。”

”西门淡淡地说。

高真和任飞一愣。

客厅。

高真熟练地摆弄茶几上的茶具，给每个人都倒上一杯功夫茶，笑着说：“这是今年的新茶，观音王，我一个福建的朋友给带过来的，这几天天气热，心火旺，喝点绿茶去去火气，来吧。”

”西门接过茶杯笑着说：“真是巧了。”

高总请我来别墅做客，在路上正好遇到老白，老白要派人过来办事，我就给拦住了，说老白一个人来就好了。”

”“嗯？”

要来办事吗？”

我想问这位和我们家的人认识吗？”

”高真看着白方。

“不认识，前几天我的同事来过你家，问了一些情况。”

我正要叫人来府上拜访，没想到西门也要到这里做客，我就跟着一起来了。”

既然大家都是熟人，也没必要兴师动众。”

”“你是警察？”

”高真的表情非常惊讶。

“对了，”西门不等白方回答，就放下茶杯，从口袋拿出一封信说道，“你们家栅栏里有一封信，我顺手替你们拿进来了。”

”高真和任飞愣愣地看着西门手中的信，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”

西门看两位主人半天不语，不禁指着信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”高真叹了一口气，接过那封信，缓缓打开了。”

一样的白纸红字，醒目的写着：“看到椅子了，你们要是早把椅子放在码头上，你弟弟也不至于死了。”

现在是二百万，给你们三天时间准备，不许耍花招，三天后联系。”

”“咣当！”

”高真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”任飞看着高真惊恐的表情。”

高真颤声说：“天成死了！”

”你不是也看了。”

”“我就想说那张照片呢，那上面的人我怎么觉得好像见过，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”

”“你怎么可能见过？”

”“说不来，就是觉得眼熟，好像这几天在哪里瞟过一眼。”

这人的长相这么猥琐，比较有特点吧。”

”“你还是去写你的小说吧。”

<<猜凶 >>

“哪有心思啊，我一直在想，你说那个女孩子的死会不会和我们收到的信有关？

有点儿警告的意思？

任飞也拿过一支烟点上。

“你没对警察讲那恐吓信的事情吧？

“我没有，你不说先不报警吗？

省得影响到孩子。

“那娟姐呢？

她说没有。

“我问过了，她也没说，连她弟弟她都没说。

你不是对娟姐说了，说出去，她和她弟弟都要走人，她敢说吗？

“还有五天就高考了，下周一看考场，周二我们一起送孩子考试，考完以后你带着孩子去玩玩，我把公司的事情彻底处理完，过去就好了。

“你堂弟对我说，你帮助老阎洗钱，得了不少好处，不会有问题吧？

“我的事儿你少管，咱们不是一直都各干各的。

“我是担心你，我听你堂弟说，有些事情要是曝光了，你可能会破产。

“他这是故意吓你，无非是想从我这里弄点儿封口费。

不过他不知道，我自然有后路，就算这事儿搞砸了，大不了我宣布破产，但是有一笔钱我已经存到另外的渠道，没人能知道。

到时候我们大不了移民，那笔钱一样是我的。

“何必这么绝呢？

给你堂弟一点儿不就得了，钱再多，也不过是数字。

你说我们家现在还缺什么。

“你知道什么呀！

高真声音有点儿提高，“我最了解我堂弟这个人，贪得无厌。

我是不会向讹诈低头的，我吃过这样的亏。

你一旦松口了，他们就会变本加厉。

“你吃过亏？

我怎么不知道？

“你能知道什么，就知道《红楼梦》是不是曹雪芹写的。

你这样的文人，一点儿用处都没有。

要不是我帮着你出版几本书，混了一个作协的职位，你还在群艺馆写黑板报呢。

“唉！

我的世界你也不懂啊！

“高总！

高总！

娟姐从外面疯了似的跑进来说道，“见鬼了！

“咋呼什么！

小点声，军军在楼上看书呢，什么事？

“又来了一封信，又来了一封，真是邪门了，怎么可能呢？

我刚才出去倒垃圾，在垃圾箱上面又看到一封信，还是给你的，我吓坏了，左右看了看，没人。

“把信给我，对了，这些事情别给军军说，听到了吗？

叫你弟弟机灵点，到处看看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去吧。

佣人连连点头，回她自己的房间了。

“又来了。

任飞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拆开看看。

任飞拆开信件，还是同样的纸，上面还是同样的红色文字：“这是第一个警告！”

<<猜凶 >>

我已经杀了一个人了，账算在你们头上，现在是一百五十万。

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

把椅子放在码头上。

“真的和我们有关！”

任飞站了起来。

“怎么办？”

高真这次也有点儿慌了。

“报警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还有五天，军军就考试了，要是他知道了这些事情怎么安心考试！

“那就先付钱，这点儿钱比起咱们孩子的命算什么？”

“我看没那么简单。”

高真沉思了片刻，恢复了以往的镇静。

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”

任飞看着妻子。

“没有，”高真又点上一支烟，凝望着窗外，过了片刻，她说，“总之不能报警，明说了吧，我看就是高天成干的。”

“不可能，为了区区一百五十万，他能杀人，这不合逻辑。”

“我有个主意，我先暂时松口，答应给高天成一些好处，看看事情会怎么发生。”

“你这是玩火，我不能看着事情这样蔓延下去。”

“那你有更好的方法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还是相信警察比较好。”

“我不是不相信警察，明说了吧，我现在不能被警察盯上，要不然一定要出大乱子。”

老阎的钱我分几处在投资，转了好几手，马上就要回来了。

这期间要是警察进来调查，搞不好会全军覆没！

“我就知道你不全是在关心孩子的考试，还是为了你的钱！”

那些见不得人的灰金。

“没钱你吃什么？”

你住的、吃的、用的不都是我拼来的！

话一出口，屋子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中。

每次矛盾指向这里，双方就是沉默。

“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”

任飞打破了沉默。

“现在不是有保镖了？”

怕什么，我就不相信有人敢闯进来杀人。

老公，我刚才说得有点儿过了，不过请你体谅我，目前的状况，我们实在不能把警察招进来，本来老阎的事情就已经让我紧张到极点了。

高天成又在中间搅和，现在又出了和儿子有关的杀人案。

说实话，我几乎要崩溃了，昨天吃了安眠药都睡不着。

“我觉得对方就是在利用你这个弱点。”

“你说的没错，一开始就觉得这是个阴谋，敲诈或者恐吓都是小事儿，意图在于把我拖下水。”

“我觉得警察还会找上门的，除非他们抓到那个凶手。”

你说，那个什么乔雷，会不会就是给我们写信的人？

起码警察那边认定他是杀害那小女孩的凶手。

“就算是他，说不定背后也有人指示。”

“我们在这里瞎猜也不是办法。”

“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但是又不知道合适不合适。”

<<猜凶 >>

” “ 什么办法？

” 任飞问。

“ 你不是有个朋友，叫做西门通，我听说他是个侦探。

” “ 他算是吧，你想请他私下调查？

” “ 我不知道，目前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反正现在死的人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。

” “ 可是和我们的儿子有关系。

” 任飞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，“ 我看请西门也不行，主要是他这个人非常正统，这些事情让他保密可以，要是牵涉到公安方面，他不会替我们隐瞒的。

” “ 所以你们这些文人，唉！

不说你了，告诉你一个内幕吧，西门通的女朋友我认识，姓张，跟我们公司还算有些牵连。

” “ 上次你们公司年会，我好像见到西门通和一个女的一起去了，但是他们娱乐圈的人，经常换恋人，都是暂时的关系，未必牢靠。

” “ 老阎的资金，有一部分我转给了张小姐，她目前正在筹备一个新的小区，需要资金，我正好利用她的关系，让老阎的钱流动一下。

” “ 那么说她也算是你们这个集团的分子了？

” “ 她不算，她很精明，有些东西她不知道比知道好。

哼，有钱大家赚的年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有风险谁也跑不了。

有了这层关系，我想请西门通私下秘密地调查一下应该没问题吧？

我听说他和公安系统的关系非常好，现在局长也给他面子。

我们也可以通过西门通摸点儿情况。

” “ 你不了解西门通，我可是了解，这件事一旦交给他处理，就和报警没什么两样。

” “ 那要是这样，我看再缓缓吧。

” 门外有人敲门，任飞先看了一下门镜，然后打开了门。

“ 姐夫，姐，刚吃早饭啊，我来给你送点儿文件，拖了好几天了。

” 高天成左手夹着一个文件袋，右手拿着一个肯德基的塑料袋，走进门厅，“ 五子挺负责的嘛！在门口站着像门岗似的。

” “ 这么巧啊，” 高真冷笑道，“ 我们刚收到新的恐吓信，你就来了。

” “ 又有恐吓信了？

看来这家伙不死心嘛！

” 高天成一脸惊讶，“ 什么时候到的？

和我前后脚？

” “ 比你早一点儿，你吃了吗？

” 任飞客气地说。

“ 我买了两打蛋挞，来，一起再吃点儿。

” 高天成说完，把塑料袋中的食品拿出来，摆在桌子上。

“ 你好像对恐吓信的内容不感兴趣。

” 高真把那封信晃了晃。

“ 无非又是恶作剧吧？

” 高天成走过去，拿着那封信看，“ 升级了，要一百五十万了，他还说他杀了一个人，靠！杀谁了？

军军不是好好的吗？

” “ 警察昨天来了……” 任飞说到一半就被妻子将话头抢过去。

“ 警察昨天来了，我们报案了。

” 高真死盯着高天成的眼睛。

妥协“ 报警？

” 高天成愣了一下，看着高真。

“ 我们还是觉得报警比较好，要不然，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。

<<猜凶 >>

”高真说话的声音越发平静了。

“也好，也好。

”高天成顺势坐在椅子上，默默地吃他的蛋挞。

“难不成真是你这小子捣鬼？

这些信是你写的？

”任飞看着神色奇怪的高天成。

“绝对不是！

我可以发誓，姐夫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

我算是搞艺术的，与人交往都有问题，怎么会写这种东西来吓人？

”“你的表情很奇怪。

”任飞苦笑了一下。

“姐，是不是我，恐怕你最清楚。

”高天成突然有了些底气，他凝视着高真继续说，“恐怕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吧，既然是报警了，那也好。

我也有些情况要向公安局的同志汇报，你放心，不是有关老阎的事情，是你和我之间有点儿问题。

”“你他妈的在威胁我？”高真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。

“姐，你至于这么激动吗？

我只是想搞明白一些事情。

”高天成冷笑着说，语气明显占了上风。

“你们到底有什么秘密？

现在已经死了一个人，你们别玩火了。

”任飞听他们说着自己并不明白的隐语。

“死人了？

谁死了？

”高天成惊异地问，“那个家伙真的杀人了？”“哪个家伙？

你知道什么？

”任飞看着高天成。

“写信的人啊？

他信上说已经杀了一个人，谁死了？

”高天成连忙解释。

“军军的那个女同学。

”任飞说。

“就是军军买汽车的那个？

”“就是她。

”任飞说。

“我有事情要和你谈。

”高天成突然看着高真郑重地说。

“好啊，谈吧。

”高真平静地看着高天成。

高天成看了看任飞，然后对高真说：“咱们出去谈，有些事情我不想让大家难堪。

”“有这个必要吗？

”高真问。

“有。

”高天成说。

“好吧，我们出去，别墅外面有一片小树林，挺安静的，我们就去那里说吧。

”高真说完，就站了起来。

“让五子给你一起去？

<<猜凶 >>

”任飞小声地问妻子。

“姐夫，你真把我当坏人了？”

你放心，有些事情我和姐说清楚就得了，没事儿的。

”高真点点头说：“没事儿，你去陪孩子吧。”

”“你拿着伞，我看又要下雨了。”

”任飞把一把自动伞递给妻子。

高真和高天成一起走出了别墅。

午饭时间到了，天又下雨了。

高真一个人走了回来，脸色更加难看了。

“高总回来了，我给你盛饭。”

”娟姐连忙给高真拉凳子。

“军军，你爸爸呢？”

”高真问。

“我爸爸有毛病了，他在码头上摆弄一张椅子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搬出去的，我看他浑身都湿了。”

”高真愣了一下，点点头，拉开窗户，正好看见任飞从雨中走过来。

“我先去换衣服。”

”任飞擦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对妻子说。

“我和你一起去，娟姐，我不吃饭了，没胃口。”

”任飞和高真一起来到书房，任飞脱下身上的湿衣服，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，拿起一支烟。

“给我一支。”

”任飞递给高真一支烟，然后自己也点上。

“你觉得把椅子放在码头上就完事了？”

能解决问题？”

”高真看着丈夫。

任飞讷讷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是个没用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有没有用。”

”“你觉得是高天成搞鬼，所以故意这样做？”

”“我倒要看看谁跟我们联系。”

”“放心吧，一切都过去了。”

”“他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他人呢？”

”“他走了，回去了。”

”“你们谈了什么？”

”“没谈什么，我只是妥协了，我答应给他一笔钱。”

”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”“我答应给他钱，他还能说什么。”

”“你们俩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”

”“有些生意上的事情，我向你保证，和勒索信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”“那么你是说勒索信的事是他做的？”

”“我不知道，我们并没有谈这件事，可能是积怨太深，说开了也没什么。”

他要跟我谈，我说，假如我肯给你，你想要多少。

他开了价，我答应了。

看来他并不知道我的底牌，所以，他的加注我是可以接受的。

”高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。

“我以为你搞清楚了恐吓信的主使。”

”“我想那已经不重要了，要想搞清楚，只是时间问题，这件事不会再发生了。”

假如你想搞清楚，我不反对，其实我也想明白。

”“我看我们还是给西门打个电话吧！”

<<猜凶 >>

” “ 好吧，我打，正好今天是周末，最好连他的女友也来，这样就好说话些，只是希望他不会牵涉到警察。

” “ 他又不是神仙，总不会把警察也带来吧？

” 任飞笑了笑，问道，“ 我们找西门来的目的不一样吗？

” “ 什么意思？

” “ 我请他来是想让他调查事情的真相，也许他能找到那个写信的人，帮助警察提前破案，这样也许不会再有其他人因为这件事而丧命。

” “ 我和你目的不一样，但是我想知道这些事情到底和我的生意有什么关系，换句话说，我希望他能解决恐吓信的问题，而不牵涉到老阎的经济案。

” “ 我看我们的目的有一点点差距，我去睡一会儿，头疼。

” 任飞摇摇头。

“ 你去吧，我觉得很累。

” 三封恐吓信，死了一个人，这件事对于高真和任飞来说都有些焦虑和疲惫。

是啊，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不安和疲惫。

下午四点左右，卓玛叫了起来。

门铃也响了，任飞和高真一起来到门口，打开门隆重地迎接西门和他的女友到来。

结果门外只有西门一个人。

这让高真夫妇有点儿意外。

“ 怎么你一个人？

张小姐呢？

” 高真纳闷地问。

“ 哪个张小姐？

” 西门有点儿奇怪地问。

任飞意识到气氛的尴尬，忙笑着打圆场：“ 一个人清静，清静。

” “ 我的确不是一个人来啊。

还带来一个不速之客，” 西门笑了笑说，“ 希望你们不介意。

” 从西门身后闪出一个头发凌乱的高个子男人，很有礼貌地向高真夫妇打招呼。

“ 这位是？

” 高真掩饰住自己的意外。

“ 白方，我的朋友。

” 西门淡淡地说。

高真和任飞一愣。

客厅。

高真熟练地摆弄茶几上的茶具，给每个人都倒上一杯功夫茶，笑着说：“ 这是今年的新茶，观音王，我一个福建的朋友给带过来的，这几天天气热，心火旺，喝点绿茶去去火气，来吧。

” 西门接过茶杯笑着说：“ 真是巧了。

高总请我来别墅做客，在路上正好遇到老白，老白要派人过来办事，我就给拦住了，说老白一个人来就好了。

” “ 嗯？

要来办事吗？

我想问这位和我们家的人认识吗？

” 高真看着白方。

“ 不认识，前几天我的同事来过你家，问了一些情况。

我正要叫人来府上拜访，没想到西门也要到这里做客，我就跟着一起来了。

既然大家都是熟人，也没必要兴师动众。

” “ 你是警察？

” 高真的表情非常惊讶。

<<猜凶 >>

“对了，”西门不等白方回答，就放下茶杯，从口袋拿出一封信说道，“你们家栅栏里有一封信，我顺手替你们拿进来了。”

”高真和任飞愣愣地看着西门手中的信，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

西门看两位主人半天不语，不禁指着信问道：“怎么了？

有什么问题？

”高真叹了一口气，接过那封信，缓缓打开了。

一样的白纸红字，醒目的写着：“看到椅子了，你们要是早把椅子放在码头上，你弟弟也不至于死了

。现在是二百万，给你们三天时间准备，不许耍花招，三天后联系。

”“咣当！

”高真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。

“怎么了？

”任飞看着高真惊恐的表情。

高真颤声说：“天成死了！

”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这部小说给犯罪和侦破工作以灵魂。

——天涯网友很欣慰中国侦探推理也达到了这样的水准！

作者实在是一个很有推理天赋的人，他的头脑思路非常清晰，也精绝到了极点！

——腾讯读书频道编辑西门优雅腹黑的性格太可爱了。

他与白方之间的牵绊也令人感觉很温暖，那种互相之间毫不犹豫的完全信任和依赖。

虽然他们总是吵来吵去的，但其实感情很好，不然西门也不会对白方屡次伸出援手了。

另外，每次西门懒洋洋的一句话气得白方半死的时候，真是魅力无边啊…… ———榕树下小编

编辑推荐

《猜凶3》中所有案件，只有杀人案，是没有办法倾听被害者的声音的。
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案件，都有它背后的故事。

《猜凶3》是一部充满都市气息的侦探故事系列集，侦探推理小说中难得的佳作。
自始至终：思维缜密，滴水不漏；简约的语言，颠覆性的结局。
令你拍案叫绝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